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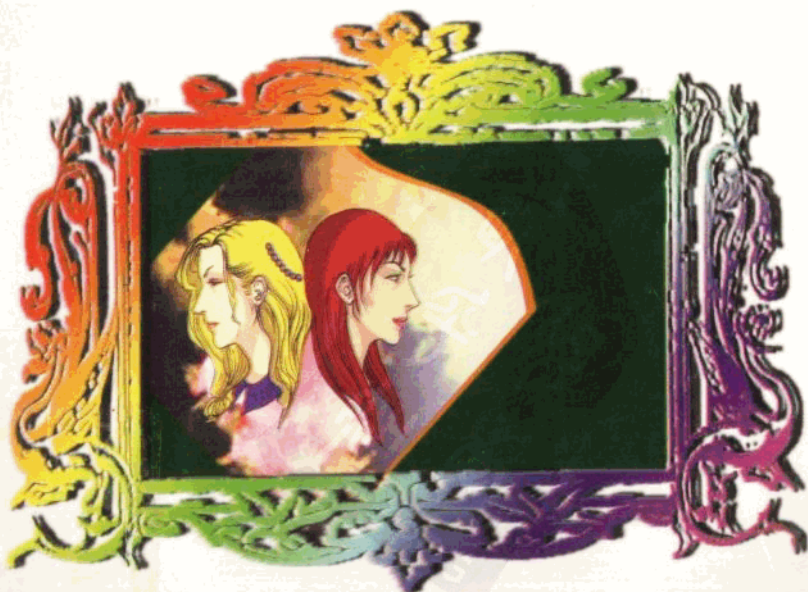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名利场

Vanity Fair

[英] 威廉·萨克雷 著

远方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

ngdu

名利场

Vanity Fair

[英] 威廉·萨克雷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弋 胡丽娟

封面设计：心网图文

封面画：庄艺文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名利场

[英]威廉·萨克雷 著

诺亚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95-504-2/I·212 定价：750.00(单15:00元)

目 录

内容提要	(1)
作者简介	(3)
1. 做客	(5)
2. 都宾和乔治	(17)
3. 专职教师	(26)
4. 多情	(41)
5. 自有心上人	(48)
6. 钢琴和马车	(61)
7. 月老	(68)
8. 归家	(85)
9. 随军	(94)
10. 战争	(104)
11. 渔翁得利	(117)
12. 老毕脱的没落	(129)
13. 都宾婚否	(139)
14. 对比	(146)
15. 乐极生悲	(158)
16. 第三代	(171)

内 容 提 要

爱米在平克顿女子学校上了六年学，是个招人疼爱的女孩子，现在要动身回家了。她爸爸很有钱，是个证券经纪人，难怪校长对她另眼看待。她的要好朋友利蓓加和她一同离开学校。利蓓加打算到爱米家去做一阵客人，然后去担任家庭女教师的职务。

利蓓加在爱米家里认识了她的哥哥乔瑟夫。爱米很愿意这门亲事成功，爱米男朋友乔治可不愿意爱米的哥哥娶个没有地位的女人。但结果利蓓加空欢喜了一场，只得前去毕脱家，当他两个小女儿的家庭教师。

毕脱爵士外号“老剥皮”，是个吝嗇鬼。他的同父异母姐姐克劳莱小姐是个老处女，有一笔可观的财产。克劳莱老小姐最喜欢的人是毕脱的次子，当骑兵军官的罗登。罗登是个名副其实的纨绔子弟，凡是英国贵族喜欢的玩意儿像拳赛、跑马、赌钱、决斗之类，他没有一门不精通。

利蓓加到克劳莱府上不久，就博得了府里个个人的欢心。不久，利蓓加还顺便轻而易举地俘虏了老小姐的宠儿罗登的心。

克劳莱小姐回了家，把利蓓加也带了走，去给她作伴。克劳莱小姐简直离不了她。毕脱男爵丧偶办完了丧事，马上就到克

劳莱小姐家里找到利蓓加，向她求婚。却不知利蓓加已经跟罗登结了婚。毕脱爵士气得破口大骂，克劳莱小姐当场气得晕了过去，再也不准这对年轻人上门。婚后，利蓓加住进了罗登给她租的新居，过起了舒适的生活。

爱米的父亲突然破了产。乔治的父亲企图悔婚，但在都宾上尉的帮助下，他们私下结了婚，使得奥斯本老先生大为恼怒，他把儿子赶出家门，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这时候，在欧洲上空掀起了战争的乌云。乔治在战争中牺牲，爱米成了寡妇，还带着一个遗腹子。这以后，爱米始终得到都宾的关爱。

利蓓加和罗登在战后去了巴黎，以后又回到英国，过着豪华的生活。她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她对儿子漠不关心，把他交给乡下奶娘抚养，并把上流人士玩弄于股掌之间。只有罗登看见儿子长得健康活泼，心里很得意。

但最后，利蓓加还是枉费心机，只落得人财两空，她的身价一落千丈，她只得到外地行骗谋生。

爱米的儿子乔杰渐渐长大，奥斯本先生一直不认儿媳，后来看见可爱的孙子，才回心转意，愿意把孙子领回去抚养。

爱米的运气也开始好转了。她的哥哥乔瑟夫退休回到英国，并把她接到自己家里。都宾从海外回到英国。他向爱米表示爱情，向她求婚。爱米不能忘记乔治，只能用感激来报答他。

一次，爱米带着儿子和都宾、乔瑟夫出国游历，在一个赌场遇见了潦倒的利蓓加。爱米觉得她孤苦无依，想把她接回家去。都宾强烈反对，并又一次向爱米求婚。他说，如果她不答应，他就要永远离开她，再也不回来。利蓓加很佩服都宾的坚决，就拿出乔治求她私奔的条子，打破了爱米心目中的偶像。爱米终于和都宾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作者简介

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 - 1863)英国作家,做过记者,办过报刊,擅长用讽刺笔法勾勒英国社会面貌。1848年完成代表作《名利场》长篇小说,尖锐地讽刺贵族阶级的腐朽没落和资产阶级的贪婪伪善。但也宣扬资产阶级的仁爱,50年代又先后写出长篇小说《潘登尼斯》、《纽可谟一家》,继续揭露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罪恶,但讽刺力量逐渐减弱。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艺德的历史》及其续篇《弗吉尼亚人》,描写18世纪英国上层的社会生活。此外,他还写有杂文《抛利者集》,讲稿《十八世纪英国幽默作家》等。

1. 做 客

六月里的一天早上，天气晴朗，契息克林荫道上平克顿女子学校的大铁门前面来了一辆宽敞的私人马车。吉米玛小姐说：“姐姐，爱米·赛特笠的马车来了。”

“赛特笠小姐离校以前的必要手续办好没有，吉米玛？”说话的是校长平克顿小姐本人。

妹妹吉米玛已经办了。信上写的是爱米小姐在校修毕六年的成绩总结，说她各方面的表现突出……

平克顿在一本字典的空白页上写了她自己的和爱米的名字。凡是学生离开林荫道，她从来不忘记把这本极有趣味的著作相赠。

看见妹妹手上还有一本，平克顿的脸色冷冰冰的非常可怕，问道：“这本给谁？”

“给利蓓加·利蓓加，她也要走了。”

平克顿大声嚷道：“你疯了吗？把字典仍旧搁在柜子里，以后不准这么自作主张！”

“姐姐，字典才值几个钱，可怜的利蓓加拿不着字典，心里头岂不难过吗？”

平克顿答道：“不行！”

爱米的爸爸在伦敦做买卖，手里很有几个钱，而利蓓加只不过在学校里半教半读，平克顿认为不必再送她字典。

爱米有许多可爱的品质，不过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平克顿老婆子因为地位不同，年龄悬殊，看不出来罢了。

车夫把赛特笠小姐的花儿、礼物、箱子和帽盒子安放在车子上。这样，分手的时候便到了。

这时一个没人理会的姑娘从楼上下来，自己提着纸盒子。吉米玛小姐对她说道：“利蓓加，你该跟平克顿小姐告辞一声。”

利蓓加用完美的法文说道：“校长，我来跟您告别。”

平克顿校长扬着脸说道：“早上好！”

利蓓加小姐交叉着手，冷冷地笑着鞠了一个躬，表示不希望校长赏给她的面子。吉米玛心里害怕，赶快拉着利蓓加出来说：“来吧，利蓓加。”

关好了车门，马车就要出发，这当儿吉米玛拿着一个小包冲到门口叫道：“等一等！”她对爱米说，“亲爱的，这儿有几块夹心面包，回头你们肚子饿了好吃。利蓓加，这本书给你，你不能不拿字典就走。”

哪知道马车刚动身，利蓓加竟然老实不客气地把字典扔在花园里面。

马车走了，大铁门关上了；里面打起铃子准备上跳舞课。两个女孩子从此开始做人。

利蓓加出了气心里舒畅，往后一靠，说道：“字典打发掉了，谢天谢地，总算离开了学校！”

半晌，爱米才说出话来道：“利蓓加，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怎么？你以为平克顿校长还会走出来把我关到黑屋子里去不成？”

“当然不会。可是——”

利蓓加恨恨地说道：“我恨透了这个学校。但愿一辈子也别再看见它。”

爱米叫道：“哎哟，你怎么说这样岂有此理的话？你的心思怎么这样毒，干吗老想报复呢？”

“爱报复的心思也许毒，可是也很自然。”

利蓓加的父亲是个画家，在平克顿女校教过图画。他是个聪明人，谈吐非常风趣，可是不肯用苦功。她的母亲已经去世，生前教了女儿一口纯正的巴黎口音法文。

利蓓加在许多又高又大、跳跳蹦蹦的同学旁边，好像还没有长大成人。她擅于摹仿别人的谈吐举止，经过她一番讽刺形容，把平克顿摹仿得惟妙惟肖，惹得校长十分生气。

有次校长看她琴弹得不错，就叫她教低班学生弹琴，借此可以省掉一个音乐教员。

可她一口拒绝：“我的责任是给小孩儿说法文，不是教她们音乐给你省钱的。给我钱，我就教。”

校长说：“35年来，从来没有人敢在学校里违抗我的命令，我这真是在胸口养了一条毒蛇。”

“毒蛇？真是胡说八道！”老太太大出意外，几乎晕过去。利蓓加接下去说道，“我有用，你才收留我。我在这儿，只做我份内的事，其余什么都不干。”

所以平克顿校长觉得利蓓加是叛逆，是混蛋，是毒蛇，是捣乱分子；她要在学校里保持权威，非把利蓓加清除出去不可。

爱米今年十七岁，准备停学回家。她和利蓓加感情很好，邀请利蓓加先到她家里去住一星期，然后再出去当教师。

两个姑娘从此开始做人。爱米觉得这世界五光十色，又新鲜，又有趣，又美丽。利蓓加呢，却是有些经验的，认为可以称做重新做人。

她们的马车到了自己家门口，佣人们站在厅上，笑咪咪地躬身行礼，欢迎爱米小姐回家。

回到家，她带着利蓓加参观家里每一间屋子，她的书、钢琴、衣服、项链、别针、花边，还有各种小玩意儿，全拿出来了。她拿出一只璵玉戒指，一只水晶戒指，一件短条子花纹的漂亮纱衣服，逼着利蓓加收下来。她说衣服是哥哥乔瑟夫刚从印度给她带了两条回来，正好留一条给利蓓加。

利蓓加感叹地说：“有个哥哥真好啊！”

爱米说道：“你并不孤苦伶仃。利蓓加，我永远做你的朋友，把你当作自己的姊妹。”

“唉，像你这样父母双全才好呢！可怜我爸爸一样东西也买不起。而且你又有哥哥，亲爱的哥哥！你一定非常爱他。”

“我当然爱他——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乔瑟夫好像并不在乎我爱他不爱他。他离家的时候我才五岁。”

“你的嫂子大概很漂亮，是不是？”

“甯，乔瑟夫还没结婚呢。”

利蓓加听后心里一阵核计，翻译成她心底里的话，就是：“假如乔瑟夫又有钱又是单身，我何不嫁了他呢？虽然我只能在这儿住两星期，可是不妨试一试啊！”吃饭的铃子一响，她搂着爱米的腰一起下楼。到了客厅门前，她激动得不敢进去，说道：“亲爱的，摸摸我的心，瞧它跳得多厉害！”

爱米答道：“我摸着跳得并不厉害。进来吧。爸爸不会难为你的。”

两个姑娘进门的时候，一个肥胖臃肿的人正在壁炉旁边看报。他看见女孩子们进来，从安乐椅里直跳起来，满面通红，恨

不得把整个脸儿缩到领子里面去。

利蓓加虽然是对爱米窃窃私语，可是声音很响。她说：“他长得很漂亮。”

“是吗？让我来告诉他。”爱米说道，“哥哥，多谢你送给我那么好看的披肩。披肩真美，你说是不是，利蓓加？”

利蓓加接口道：“嗨！美极了！”

乔瑟夫气喘吁吁的把火棒火钳弄得一片响，一张黄脸皮红得不能再红，说道：“好妹妹，给我出去看看我的便车是不是在门口。我不能再等了。我非走不可了。”

他们的爸爸刚好在这时候走进来。他问道：“怎么了，女儿？”

“乔瑟夫要我去瞧瞧他的便车是不是在门口。爸爸，便车究竟是怎么样的？”

老先生答道：“便车就是一匹马拉的轿子。”

乔瑟夫听了这话，哈哈大笑。笑到一半，可巧和利蓓加四目相遇，他突然停下来不响了。

“这位小姐就是你的朋友吗？小姐，我非常欢迎你来。”

“看来你们两个准在跟乔瑟夫拌嘴，要不然怎么他想走呢？”

父亲说。

“爹，我答应保诺美今儿和他吃饭的。”

“胡说！你不是跟你妈说过在家吃饭吗？”

“我穿的衣服不合适。”

“你瞧他穿的多漂亮！对不对，利蓓加？”

他这么一说，利蓓加回头瞧着朋友，两个人一块儿格格的笑起来，老头儿听了非常的得意。

乔瑟夫急道：“爸爸，你这是怎么说！”

父亲接着笑道：“乔瑟夫，来来来，跟利蓓加交个朋友，咱们

一块儿下去吃饭。”

做爸爸的说了这话，一手扶着太太，一手拉着女儿，兴高采烈地跟着下楼。

乔瑟夫比他妹妹大十二岁，在东印度公司民政部做事，是地方上的收税官。人人都知道，这个职位既体面又赚钱。他的父亲是个性情随和的老头儿，很爱开玩笑，说的话常常扫他的面子，害得他不敢多回老家。

乔瑟夫因为自己身材长得太肥硕，着实感到烦恼。他指望给自己捏出个细腰来，把当年所有的紧身、腰带、肚箍全试用过了。可也许就是因为他的虚荣心太重，所以才异乎寻常的怕羞。

初出茅庐的利蓓加夸奖乔瑟夫长得漂亮来做为见面第一句话，这一步棋走得很巧妙。果然，他一听这话，快活得胖身子里面筋络都抖动起来。

他们一路下楼，乔瑟夫涨红了脸，利蓓加举止端庄，穿了一身白衣服，露出雪白的肩膀，活是个又娴静又纯洁的小姑娘。

吃饭的时候，佣人把这盘菜送到利蓓加面前，她做出小鸟依人的姿态对乔瑟夫看了一眼，说道：“这是什么？”

他的嘴里塞满了咖喱，正吃得高兴，赞道：“妙得很，妈妈。这咖喱酱跟我在印度吃的一样好。”

利蓓加小姐说道：“这是印度菜吗？那我非尝点儿不可。从印度来的东西都好。”

父亲笑道：“给她加一点儿。”接着问，“你看这咖喱酱是不是跟别的印度东西一样好呢？”

利蓓加给胡椒辣得说不出的苦，答道：“噯，好吃极了。”

乔瑟夫一听这句话合了意，便叫给客人再加一点洁冽。

利蓓加以为是什么凉爽的菜蔬，喘着气回答道：“洁冽吗？好的！”不料洁冽比咖喱更辣，害得她直喊要水。

乔瑟夫觉得这次恶作剧妙不可言，也跟着爸爸一起大笑。利蓓加恨不得把老头儿一把掐死。幸而她有涵养，等到她能够开口说话的时候，就做出很幽默的样子，和颜悦色地说道：“《天方夜谈》里面说波斯公主在奶油饼里搁胡椒。我刚才要是记得这故事就好了。”

老头儿笑起来，觉得利蓓加脾气不错。等太太小姐们走了之后，滑头的老家伙对儿子说：“留心点儿，那女孩儿看上你了。”

儿子听了得意非凡。父亲开过玩笑，便呼呼睡着了。乔瑟夫闲着无事，便踮着脚轻轻溜掉，没有把他爸爸给吵醒。

那时利蓓加正在弹琴唱歌，爱米站在客厅里敞开的窗子前面闲眺。她说道：“乔瑟夫走了。”

赛特笠太太说：“利蓓加把他吓跑了。可怜的乔斯，他干吗那么怕羞呢？”

乔瑟夫的恐慌继续了两三天；这可怜虫不肯回家，利蓓加也不提他的名字。她全心都在老太太身上，对她必恭必敬，仿佛是感恩不尽的样子。这位好心的老太太时常带她和女儿出去走走；一天，有人请她和爱米出去玩，临时爱米头痛，利蓓加宁死也不肯一个人去。她说：“全亏了你，我这孤苦伶仃的可怜虫才得到了温暖，尝到了快乐。我怎么能扔下你一个人出去呢？”老太太看了，不得不承认女儿的朋友心地厚道，实在招人疼。

每逢老先生说笑话，利蓓加便笑个不停，好像从心里乐出来，老先生不由得又得意又欢喜。

有一回，大家在看爱米的图画。利蓓加翻到一张画儿，忽然痛哭流涕，转身走开了。

爱米慌忙跟出去打听她伤心的缘故。过了一会儿，爱米非常感动地走回来，说道：“妈妈，你知道的，她爹从前是契息克的图画教员。我们那儿最好的画儿全是他的作品。利蓓加瞧见这

画儿，想起她爹从前干活的情形。忽然觉得——所以她就——”
老太太说道：“可怜这孩子真重感情。”

“妈妈，最好请她在这儿再多住一星期。哟，她来了，瞧她的眼睛哭得多红！”

利蓓加一脸笑容，拉住老太太的手，恭恭敬敬地吻了一下，说道：“我心上舒服点儿了。你们对我实在好，所有的人全好。”
接下去又加了一句说，“乔瑟夫先生，只有你不好。”

“天哪！我吗？老天爷！”乔瑟夫说着，恨不得马上就逃。

“可不是吗？我第一天碰见你，你就请我吃那么难吃的胡椒，真太忍心了。”

爱米嚷道：“那是因为他跟你不大熟。”

母亲说：“亲爱的，谁对你不好，我就骂他。”

他们下去吃饭的时候，利蓓加对他说：“下回你给我点菜的时候，我可得小心点儿。我从前不知道男人喜欢叫我们这样老实的可怜虫受罪。”

“噲，利蓓加小姐，我怎么肯叫你受罪呢？”

她答道：“我知道你是好人。”她说到这里，小手就把他的胳膊轻轻地捏了一把。

你们看，利蓓加在进攻了。

上菜的时候，利蓓加娇媚地向乔瑟夫请教，口气宛转柔帖，一半又像开玩笑。她和这家人已经混熟了，跟爱米更是亲密得像同胞姊妹。

爱米好像在尽力帮忙利蓓加完成计划，要求乔瑟夫带他们到游乐场去。她说：“现在利蓓加也在这儿，正是去的时候了。”

利蓓加道：“啊哟，多好哇！”

乔斯说：“今儿晚上可不行。”

“那么明儿好不好？”

太太说：“明天你爸爸跟我得出去吃晚饭。”

她丈夫接口道：“那讨厌的地方潮湿得很，你年纪这么大了，又是个胖子，去了不要伤风吗？”

“孩子们总得要个人陪着呀！”

“让乔斯去吧，他可是够大够胖的了。”他这么一说，可怜那乔斯恨不得杀死他爸爸。

老头儿又说：“姑娘们一人得有一位先生陪着才行。乔斯忙着招呼利蓓加，准会把妹妹丢在人堆里。到96号去问问乔治能不能来？”

老先生眼睛里闪闪发光，满脸顽皮地瞧着爱米。爱米红了脸低下头去。只有17岁的女孩儿才会这么娇羞。

事情定下来之后，老夫妻回到卧室。他们住的是二层楼的一间前房。老太太因为丈夫难为了可怜的乔斯，正在对他训话。她说：“老头子，你何苦逗那可怜的孩子，太不应该了。”

丈夫替自己辩护道：“亲爱的，乔斯的虚荣心太重，比你当年最爱虚荣的时候还糟糕。谁都看得出来，女儿的小朋友正在拼命地追他。如果她抓不住他，反正有别人来接她的手。他那个人天生是给女人玩弄的。总算运气好，他没给咱们从印度娶个黑漆漆的媳妇儿回家。瞧着吧，不管什么女人钓他，他都会上钩。”

“原来那丫头是个诡计多端的东西，明天就叫她走。”

“她跟别人不是一样吗？不管怎么，她总算是个白种人。”

乔治是老头子的干儿子。他跟乔瑟夫在饭间里喝了不少葡萄酒。乔瑟夫见了男人向来爱说话，因此一面喝酒，一面把讲他的印度趣事。

后来大家在客厅里会齐，爱米做主人，招待其余三位。四个年轻人在一起玩得很快乐，都说亏得下雨打雷，游乐场没有去成